

梦
Dream
Garden
花园

第十二辑

和风
主编

恶爸抢亲

出嫁从子之一

绿
光
著

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
藏书章

恶爸抢亲

绿光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恶爸抢亲/绿光著. - 呼和浩特: 远方出版社, 2009. 3

(梦花园爱情小说系列. 第12辑)

ISBN 978-7-80723-406-7

I. 恶… II. 绿… III. 中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30789 号

恶爸抢亲(梦花园爱情小说系列) 绿光 著

出版发行: 远方出版社

社 址: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深圳市天邦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64

字 数: 2700 千字

印 张: 75

版 次: 2009 年 3 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 - 3000 册

书 号: ISBN 978-7-80723-406-7

定 价: 150 元(全 30 册)

远方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远方版图书, 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。

1

两岸垂柳的秦淮河，一岸书塾，一岸花楼，两相对照，好不热闹。市集沿着河岸上桥，两岸穿廊，南来北往干粮杂货，圈点出大唐金陵城的繁华盛景，十里秦淮带着金陵的丰饶往东走。

整个河面上，画舫处处，彩绣流苏、锦帜扬旗，嬉闹喧天。

然而，今天霏霏细雨从天而降，贩子走避，画舫停休，唯有秦淮河静静地卷浪而去。

站在架在岸边穿廊上的毛曙临，看着河面，看了又看，看了再看，秀美五官微微拧起，似乎对眼前这一幕感到相当不可思议。

“你不能拉我一把吗？”在河里上不了岸的狼狈男人终于忍受不住地咆哮出声。

“哦，你不是在泅泳吗？”毛曙临慢半拍地反应着，轻捂着讶异微张的粉嫩菱唇。

“你瞎啦！”

“既然是落水，想求救要早说呀。”

他俩已经眉目对视好一会了，他呼都不呼救一声，难怪她会误会。



“那我现在喊了，你到底救不救？”用尽最后一分气力，男人朝天咆哮，顺便对天起誓，要不就让他死，否则等他上了岸，绝对要她死得很难看！

因为他怕水，所以不学泅泳，偏偏今天他喝得微醺，不小心被人从桥上给挤落河，偏又遇上下雨，桥上两岸的人都跑光了，要不岂会向她求救？

他家住城南，已经有多年未从这条横过东西城门的河岸经过了，今儿个为了谈妥一笔生意，却累得他失足落河，赔得可大了！

“那你可厉害了，不会泅泳，还能在河里待这么久。”她说时，淡噙着笑。

男人一愣，浑身酒意尽退，才惊觉自己真的在河里待了好一会……怪了，他明明不会泅泳，明明就怕水啊！但是他真的浮在水面上，怎么会这样？

他忖着，突地脑门爆进出尽乎碎魂般的痛楚，痛得他沉入河底……

只见水淹上他的胸膛、他的脸，淹过他的头顶，那相似的淹水感受，让他想到多年前该死又没死的他……

这时头痛的他突地听见——

“三月！”

自己此刻正沉入河里，是谁在说三月？

他用尽力气睁开眼，想寻找声音来源，抬头瞥见河面恍若有洛神再世，朝他泅游而来，游姿如龙，身形如束带，像在河里随浪逐流的一片柳叶，异样的美、妖诡的美，这样的情境好像在哪见过……

※

※

※

头痛。

头痛欲裂。

宫之宝痛得想要张嘴咒骂这该死的疼，突地，有股微凉的气息逼近，往他的眉心额际缓缓捏揉，那微凉的触感，像是待在水面底下，凉中带着异样的暖，似风如浪地把缠结不放的疼楚慢慢释去。

真舒服！

他向来抿紧的唇微微扯动，紧绷的粗犷五官也逐渐放松，浓扬的眉头不再深锁，同时，睡意正沉，他压根不想管自己身在何处，顺着睡意深深入睡。

他不知道已经有多久没有这么浓的睡意了，睡得着就好。

于是乎，等到他再醒来时，难得的精神抖擞，感觉像是睡上了一辈子似的，把他这几年来的疲惫一次释放。

只是，这是哪？

宫之宝微挑起浓眉，倒也不惊不惧，深邃的眸缓缓打量着这素雅的房，听着外头细微的喧嚣，最后瞥了眼外头的天色……嗯，应该是下午，但天色太沉，不能确定，唯一能确定的是，这里是间客栈。

换句话说，有人把他从河里给救起。

是那个脑袋看起来很有问题的女人吗？

他哼了声，爬坐起身，伸展着双臂，看着身上单薄的中衣，一头未束的发，眉头立即又攒起。

不会是她帮他换的衣服吧？



这衣服的质地太差，跟抹布差不多，而他的衣服就搁在一旁的架上，整齐地叠好，恍若等着他随时清醒，随时套上，随时走人。

“哎，你醒了？”

门开伴随着轻软的嗓音，不抬眼，他也知道是谁，这声音太细软，太好认。

懒懒横眼抬去，就见那个穿廊上的女子打着水盆进房。

她莲步款移，动作缓慢但姿态却极具风情。再认真瞧她的眉眼，她黛眉杏眼，秀鼻菱唇，巴掌大的脸玉般的瓷亮，是个相当标致的美人胚子，依他所见，不脱十七八岁。

“爷儿，你醒了，先洗把脸吧。”毛曙临开口，嗓音软细，透着童音。

“这是哪儿？”哪间客栈？

她垂眼替他把湿纱巾拧干递给他。

“秦淮河岸。”她甜笑着，有问必答。

“废话。”难不成她有本事把他从秦淮河岸给拖到扬州吗？

“怎么会是废话？这里真的是秦淮河岸。”毛曙临看着他，语气倒是一点也不恼，神情很正经地道：“我在这儿待了快两年，这儿这么有名，每个上门的客官都知道这里是秦淮河岸。”

“谁不知道这里是秦淮河岸啊？”他恼抱着，却突地一怔——咦，要是往常，他这么一吼，脑门肯定痛得他龇牙咧嘴的，怎么现在却一点事都没有？

这是怎么回事？

毛曙临眨着卷翘长睫，瞅着他愀变的神情，再看他一身价值不菲的服饰，怎么看都像是个富



贵人家。这是她到金陵近两年来的观察心得。

“你看什么？”他蓦地抬眼，恶意吓她。

以往要是这般吓偷偷打量他的姑娘家，肯定一个个吓得放声尖叫，再不也要双腿软跪，羞赧得想要找个地洞钻进去。

但，她没有。

“爷儿生得真好看。”她由衷赞道。

宫之宝呆掉。

她是个异类。

他再确定不过了，打从她能够站在岸边见死不救还说出气死人的话后，他就知道这个女人脑袋肯定有问题，遗憾的是，她长得还挺俏的。

“难不成你在岸边就是因为打量我这张脸，看到忘了救我？”他掀唇冷晒着。

“不，我只是在想，很久没在河里救过人了。”想着想着，所以有些出神了。

“你常在河里救人吗？”怎么，女神龙吗？

嘲讽着，突地想起，在他昏迷之前，游近他的那抹软柳身姿就是她？

“不，爷儿是第二次。”她甜笑着。“幸好你最后有跟我说话，让我知道你不是在泅泳。”

“……”他是不是要感谢自己终于沉不住气先开口？“我要回去了。”

“爷儿住哪？”

“秦淮河岸。”他很恶意地嘲讽她。

她的神情太天真，眼神太迷蒙，怎么看都觉得她太过无邪，显得他很污秽，不污染她，就觉得很对不起自己。

宫之宝站起身，当着她的面脱下中衣，露出他一身结实的好体魄，等着她别开脸，等着她羞



涩得说不出话。

“爷儿也住这儿？”她好疑惑。怎么她会不知道呢？

宫之宝很没有成就感地看着她。

这就是她的反应？有没有一点自觉啊？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再加上他衣衫不整，这幕若是让人看见，她的清白可是跳进秦淮河也洗不清了！

“我住在秦淮河岸，你有意见吗？”没好气地应着，他走过她，确定她真的没反应，很气馁地拿起自己的衣物，咻咻咻地快速穿戴整齐，再随手将发束上。

“可是我怎么没瞧过你呢？”两道弯弯柳眉轻轻拧起，像是不解极了。

“你以为你是谁啊？”秦淮河岸长达十里，横穿整座金陵城，她以为想见到他是那么容易的事吗？

“我？”毛曙临以为他在询问她的芳名与出处，赶紧欠身自我介绍。“我是毛曙临，秦淮河岸的厨娘。”

宫之宝翻白眼，很想顺便翻桌，觉得跟她说话好累人。

“我要走了。”

“爷儿不多歇一会吗？”她急忙向前。

“不用。”再跟她多说两句话，他很怕自己会被她传染傻病。

“头不疼了吗？”她又问。

宫之宝微愕，回头瞅着她。“是你帮我揉捏的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他有些意外，想不到她的手竟有这么大的魔

力。

原本想说什么，但终究还是闭上了嘴，转头离开。

下了楼，一楼是热闹的食堂，他才发现已是掌灯时候，换言之，他从白天睡到晚上？

真是该死，他染织场里还有很多事等着他处理。

嘴里啐着，他快步走向外头，没有道谢、没有谢金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他高大昂藏的背影相送。

出了房间的毛曙临看着他的背影很久很久，久到他人早已不在，她的视线还黏在他踏出客栈门口的那一幕。

“你看够了没？”噙着笑意的凉凉嗓音逗着她。“他五官相当精致，立体眉骨上有着浓扬入鬓的眉，底下有刀凿似的鼻，还有深嵌如黑曜石般的眸，不恼时微扬的唇角。这人生得可真是好看呢，粗犷又落拓的丰采，眉拧生出不怒而威的气势，唇抿进出不恶而严的气息。”

毛曙临回神，看着客栈大掌柜伊灵朝她暧昧地挤眉弄眼，她不禁抿了抿唇道：“你呀，敢笑我，不理你，我要去厨房了。”

一听见她要进厨房，伊灵脸色突变，快快阻止。“别别别，我的好姐姐，你的客人在那，去忙呗！”二话不说把她推到一桌客人面前。

“毛姑娘——”那桌客人脸露期待，莫名兴奋地看着他。

“请往这儿来。”毛曙临欠身，笑容可人，纤白玉手指引着通往二楼的木梯。

※

※

※



“一群饭桶！饭桶！”

大骂了一顿，骂到双鬓快要迸出火了，宫之宝才赶紧收功，抱头不语。

一个个被骂饭桶的布庄掌柜、织造场、染织场主事，个个灰头土脸，被骂得噤若寒蝉，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，等待着老板下一步的指示。

过了许久，宫之宝缓缓抬眼，试着平心静气，却被眼前一张张呆脸惹得又火冒三丈。“余杭水患不断，棉絮短收，赶紧转往扬州调；至于蚕茧不够，就转往苏州振兴馆调，再不够，就混点絮丝在里头，没人会发现的嘛！这些事不需要我多说，你们应该都可以做到，为什么每件事都要问我？我养你们这些人到底是怎样？一个个饭桶，等着混吃等死吗？”

他吃不好、睡不着！头痛得要死，偏又有堆饭桶吵他，那么多生意要处理……都怪老爹，说什么要去云游四海，也不想他这个独生子有痼疾在身，还硬把所有的家业都交给他打理，根本是要害死他！

要不是他太有原则，有钱不赚太难过，早晚把他的家产败光！

他阴狠着脸，离开位在城中的布庄之后，距离城中位置的秦淮河边有大块腹地，他离河岸很远，不敢靠得太近，就算他今天没喝酒，就算今天的人潮不算太多，但谁也不能确定他的水难之劫到底过了没有。

想到几天前落水，被客栈厨娘救起后，经她轻轻地揉捏了他的额，让他得已好睡数天，就连头痛的毛病也没以往犯得那么频繁。

忖着，他不自觉地抚上痛得快要让他发狂的

额头。

也许，他应该去找她。

早在几个号称再世华佗的大夫医过，宣称无效之后，他便对这头疼之事束手无策都要放弃了，没想到她那一双手却有那样奇异的疗效，他不求根治，只求短暂快活。

只是，那一带是出了名的销金窝，怎会混了间客栈？那间客栈临河，一踏出客栈门口就是秦淮河，朝着穿廊走约一里路，才有腹地较广的踏实石板路可走，要他再走一趟，若是不小心又被人挤下河……思及此，他不由得想起，为何那一日他竟能待在河里那么久？

为什么？垂眸忖着，脑门又爆起剧痛，恍若有人在他脑袋里抓了把鞭炮炸着。

牙一咬，宫之宝打定主意，不管自己怕不怕水，也不管自己为何能浮在河里，他决定朝那日离开时的地方走去。

加快脚步，眼见前头腹地渐窄，变成河岸穿廊，他微扬起浓眉，向左看去，三层楼高，飞扬的旗帜几乎和邻近的几家花楼都缠结在一块。

宫之宝微眯起黑眸，看着那片扭曲的旗帜，上头写着“秦淮河岸”四个字。

“还真的是秦淮河岸。”原来不是她找碴，而是客栈真叫这个名啊。

他攥着浓眉，快速踏进客栈里，立即有人招呼着。

“唷，这位客官，这儿请、这儿请！”伊灵身穿湖水绿软绸抹胸，外搭件锦橙色的薄衫，莲步款移，腰间玉锁叮叮当当，头上金步摇清脆响亮，看得宫之宝差点直了眼。



他瞪着她，心想这是客栈吧！

“是啊，咱们当然是客栈，这位爷儿几天前不是才来过？”伊灵拿起纱质团扇掩嘴呵呵笑着。

怪，他刚才有把话问出口吗？“……你还记得我？”

“可不是吗？那日是咱们家的厨娘救了你，赶紧差店里大当家去把你给扛回来的。”伊灵聪黠的水眸溜呀溜的，朝他一身行头打量着。“我是这儿的掌柜，闺名伊灵，今天爷儿是来答谢我家厨娘的吗？”

答谢？想都没想过。宫之宝撇了撇嘴。

“不是来答谢的？那肯定是来用餐的。”伊灵二话不说地朝另一头喊着，“亦然，把咱们店里好吃的、好喝的全都端上来！”不是来答谢的？那就坑、死、你！“爷儿请这儿坐。”

宫之宝几乎是被赶鸭子上架，但也无妨，反正头痛甫歇，他也饿了。

坐上雅座，他开始打量着客栈，摆设得极为素雅，谈不上奢华，但已齐全。正值晌午，一楼食堂高朋满座，隔壁桌的客人吃得津津有味，他想，厨娘的手艺肯定相当了得。

还真是看不出来呢，那娘们。

“爷儿，咱们客栈一楼是食堂，二、三楼是雅房，后院更设有顶极房舍供远途旅客长期住宿，还有总管亲自服侍呢。”在庞亦然送上了一壶茶后，伊灵干脆一屁股在他身旁坐下。

宫之宝张口欲言，最后还是闭上了嘴。

这女人肯定是哪家的花娘，攒够了银两后自立门户，好好的客栈搞得跟花楼没两样。

“哎呀，爷儿好利的眼光，怎么知道我以前



是个花娘？”伊灵笑得花枝乱颤。

官之宝翻了翻白眼，却突地想起，怪了，他有说出口吗？

“你不用说出口，我也猜得到。”伊灵依旧笑吟吟的。“每个进客栈的客官都是这么想的。”

“……亏你还能不介意。”佩服、佩服。

他替自己斟了杯凉茶，有一下没一下地尝着。

味道算不上顶级，但至少甘醇回韵。

“有什么好介意的？”伊灵狐媚的水眸顾盼生光。“不就是为了温饱？这世道笑贫不笑娼呢。”

“那倒是。”他不禁开始怀疑，那脑袋怪怪的娘们该不会也是跟她同出一派的吧？

正忖着，便瞧她自一道帘帐后头出现，然后就见离帘帐最近的一桌客人喊着，“毛姑娘，你总算来了！”

“靳大爷。”毛曙临见人便笑，笑得柔软似水，饶是铁石心肠都在她眼波底下化作绕指柔了。

“我可以、我可以请你让我舒服了吗？”靳大爷满脸期待，好兴奋哪。

“可以的。”她甜笑着，指着二楼的方向，她走在前，不断回眸笑着。“靳大爷，小心脚下。”

“好好好。”

就在这两人一来一往的对话之中，四处响起了好不钦羡的声响，开始谈论着毛姑娘可以让人多销魂，又说了她可以让人忘却多少烦忧，又说了就算死在她床上，做鬼也风流……



啪的一声，突来的声响是茶杯碎裂的声音。

众人莫不朝声音来源探去，瞧见宫之宝黑了大半的恶脸，吓得纷纷回头，不敢再多看一眼。

“有没有搞错？”他低哑的嗓音恍若从地底下窜起，震得伊灵耳朵嗡嗡作响。

“搞错什么？”她掏了掏耳朵笑问着。

“现在是大白天耶！”他娘的，大白天就行苟合之事，有没有这么缺钱啊！

才在想她是不是跟这掌柜的同一挂，就见她明目张胆地带着恩客上楼，四处纷纷响起她的能人异事之说……真是太——不要脸了！

“大白天又怎么着？”伊灵佯装不解地逗着他。

宫之宝瞪着她，黑眸闪出数道火花，可惜她无动于衷，不痛不痒。

算了，关他什么事？人家喜欢作践自己，他能怎样？毕竟这是个笑贫不笑娼的世道嘛！

恨恨地想着，他再拿起一只茶杯，猛灌了一杯凉茶后，又想起，那他到底是来干吗的？原本是想请她帮他掐揉的，结果她却……说她没脑袋还真是没脑袋！难道她就不会靠那掐揉的功夫替自己攒钱吗？

还是说——黑眸阴狠地朝坐在身旁的伊灵瞪去。

“不关我的事。”她赶紧澄清。

“不是你逼她的？”这里就有现役花娘一枚，谁能保证那没脑袋的娘们不是被她给推进火坑的？

“天地良心哪，爷儿。”伊灵跺着脚，撅起嘴，不依不依！“曙临可是我的好姐妹，我会那

样对她吗？”

宫之宝眯起黑眸。那么——是她自愿的？

“可不是吗？她呀……”话未说完，门口传来争吵声，她回头探去，瞧见了一名妇人，后头跟着数位家丁，大咧咧地踏进客栈。

“这里有谁姓毛？”妇人一进门就吼道。

伊灵像只蝶儿般地轻跃到她身旁。“这位姐姐，怎么了？”

妇人一见她满脸狐媚样，更火大了。“客来酒楼的靳掌柜来这儿了没？”

“他呀……”

宫之宝挑起眉，暗忖着，刚才毛曙临喊着那个男人，她好像是叫他靳大爷的，难不成这位妇人是那姓靳的发妻，如今找上门来了？

瞧！大白天就关紧门窗在房内干些私密事，现在人家发妻找上门来，看她怎么办？没脑袋也不是这种呆法！

打定主意不管她死活，却在瞥见那妇人冲上二楼时，他想也不想地足不点地跃上她之前的阶梯上。

“你干吗？”妇人吓得倒退三步。

“我……”对呀，他也很想问自己在干吗。

关他什么事？就算她被打得残废，就算她被抢到破相，还是被丢进河里淹死……不对，她会泅游，应该淹不死她，但要是拿竿子硬将她给打沉入河底呢？

不知道为何，他心头颤了下。

“你到底要干吗？”后方手持棍棒的家丁蜂拥而上，妇人的火焰更涨了几分，有恃无恐。

宫之宝垂眸看着那妇人，她被他内敛的傲慢



与气势给吓得再退三步，原本想要再论理，却突地听见——

“好棒、好棒，你真的太棒了——”靳大爷满足的声响极暧昧地从房内传到梯间，妇人瞬间气红了脸，压根不管眼前的男人有多危险，一把将他推开。

“死老头，你死定了！”大白天的就狎妓，到底把她这糟糠妻当什么？

宫之宝被那猥琐的嗓音气得定住不动，但瞧那妇人带着家丁往上冲，不知道为何，他竟也跟着冲上头，愈接近那间房，那靳大爷的声响就愈下流——

“啊啊，嗯嗯——”

一行人停在门外，没勇气推开门去瞧里头究竟是怎样荒淫场面。

“靳大爷，这样可好？”宫之宝听得出她软暖童音竟掺杂着些许喘息，那喘息让她的童音走了调，变得好惹人遐想，他的胸口绷得好紧。

“好、好极了，这劲儿……好爽、好爽，我真是太舒服了！”最后声响突地抖颤了声，迸出一道像是又痛又愉悦的高音，而后是旖旎粗哑低吟。“我觉得我好像恢复了二十岁的风采了。”

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

妇人一脚踹开房门，劈头就骂，“死老头！你跟我在一起，就让你没了二十岁时的风采吗？”

床上趴着的靳大爷不解地看向杀气腾腾的婆娘，和后头准备行家法的家丁，眉头拧了起来。“兰儿，你这是在干吗？”

“你！”妇人圆润且保养得宜的手指向他一指，突地发现状况有点怪。“……你在干吗？”